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

學海堂

尙書集註音疏

吳江徵君聲著

尙書敘注敘抒也緒也次也抒潔作者之意見其端緒且次其

篇第故曰敘馬融鄭康成皆以爲孔子所作抒神與反潔私妄反見夷宴反端多

樂反疏釋名言語篇云敘抒也抒潔其實宣見之也釋詁云敘緒

緒也次也書不空作皆有所有由敘則述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

宣著故云抒潔作者之意見其端緒此申抒與緒之誼也合此

諸篇而敘其先後之次第故云次其篇第此申次誼也馬融說

見正義正義且兼稱王肅同爲此言茲不及肅者以肅之言无

足重輕據馬融二公足矣知此敘是孔子所作者正義以爲依

緯文而知之今緯書亡无從取證然史記之文可攷也史記孔

子世家云敘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是明證

矣且孔子編書欲以垂世立教不由厥指後學安所取衷則孔

子自不容不作敘馬融之言信而有徵者也案書凡百篇其閒

或二篇或三篇共敘且有十一篇共敘如汨作九共稟飫者計

其敘止六十有七僞孔氏以此敘散入經中各冠諸篇之首其

亡篇之敘各以其次廁見存者之閒據釋文云汨作等篇其文

皇清經解卷四百 江徵君尙書集註音疏 一

皆亡而敘與百篇之敘同編故存又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
為一卷又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
古尚書百篇之敘本別為一卷總列
于後故此不總錄于經後從古也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无先之典

然也疏

注見正義孔穎達申其說云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

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无所先故云昔也聲案此說猶未得
鄭意鄭君蓋謂孔子編書以堯為始特言昔在以著明錄書之
所自始故云使若

聰明彥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攘于虞舜

无

无先之典然也

分反今通作文孫注鄭康成曰堯猶如故舜攝共事疏

注見正義敘言

將孫于位嫌堯得舜即避位不為天子故釋之云堯猶如故舜
攝其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嘗

作堯典

為天子則堯為天子如故也故云堯猶如故

虞舜仄殷

啟正義本作微玉篇引作微非也說文人部止有啟

之注啟猶賤也疏云啟猶賤也者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
則啟者也又哀十四年傳云薪采者則啟者

也是殷之誼猶賤也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厥試諸難注厥試以難事書

缺有閒不能指實其事矣疏堯典慎徽五典云云乃堯試舜之

堯典之文茲則舜典之敘或舜典別有試舜之事不止如堯典

所云也今舜典亡不可攷矣故云書缺有閒不能指實其事矣

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入麓伐木蓋鄭君及見孔氏逸書之舜典

此必據之為說據鄭注則可見堯試舜之事不僅如慎徽五典

云云也惜正義引鄭注太略作舜典不得其言之本姑置不論

帝釐下土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聲謂當于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方馬融曰釐理也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釋文云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案釐雖

有賜誼于此文不合故節取其一訓之云釐理也設居方別

生分類別彼匹反注居方居民于其方所也別生別其方之所

生分類分其種類設此居方別生分類之灋若周禮職方氏辨

物居方

種止角反
畜昕柚反

疏

馬注商書明居敘云明居民之灋禮記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

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燠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遷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无曠土无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然則王者出治居民最爲要務而居民之法則必使民各安其故土不易其方此文承釐下土方而言設居方云云則設居方云云卽是釐下土方之事故解居方爲居民于其方所也云別生別其方之所生者周禮攷工記云鄰之角荆之榦紛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又史記貨殖列傳云山西饒材竹木穀纁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棗絲聲色江南出桐梓蘆桂金錫連丹沙犀毒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比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校也是國方各有所生之物此言別生是別四方之所生也用禮土訓辨地物而原其生鄭注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无原其生生有時也是亦辨四方所生也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逮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曰子辨下土使民采采使民无敖據此則可見居方謂居民于其方所別生分類謂分別其所生之種類故云設此居方別生分類之法而引周禮職方

氏以况也職方氏者政官之屬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故其
文云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下遂歷言九州之山澤川浸與
夫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云云彼言其民男女之數則是闕其戶
口而安宅之卽此所謂居方也彼言其利金錫竹箭之等是別
其方之所生彼言其畜其穀之所宜卽是分其種類皆與此敘
所言同故云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
其穀之屬也云之屬者以彼文備言九州故以之屬該之也引
易者未濟大象文案易卦既濟六爻皆正爲大同之世天地位
萬物育至治之極也未濟則六爻皆不正未能既濟也聖人爲
之贊化育以期于既濟定慎辨物居方贊化育之事也故孔子
演易于未濟象發此誼焉當鴻水初平萬民猶眇食天地則位
矣萬物猶未盡育也猶是未濟之世也此言居方與易文同言
別生分類正所謂慎辨物也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飫汨爰筆反
兩文誼正相合故引以爲證
汨乃汨羅淵之汨从水冥省聲音誼皆非矣共居容反橐可耗
反僞孔本作橐其訓勞也依勞訓則是橐師之橐其字當同枯
橐从木不从注汨治也共讀當爲龔龔給也橐飫之誼未聞疏
禾飫乙庶反
說文水部云汨治水也故云汨治也據言釐下土方設居方云
云則篇名汨作取汨治作爲之證也僞孔書字作汨而訓爲治
誼則是而字非矣云共讀當爲龔龔給也者書古文訓云伏生
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逮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

賦政教然則九共所言大率九州職貢之事貢乃下所以龔給上者則九共名篇以龔給為誼故共讀當為龔龔字古今通省作共周禮左傳靡不然矣龔給說文共部文馬王皆云共灋也恐未然故不用稟飫篇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亦不得問為孔傳云稟勞也飫賜也何所據而云然耶吾不敢信闕疑可也故云稟飫之誼未聞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注矢敝也申重也重直矢容反疏

申重並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據正義謂馬鄭王所據書敘此篇釋詁文名為棄稷然則尚書本无益稷篇

目偽孔氏分咎繇謨下半篇妄注棄為稷官故曰棄稷堯典疏

立名為益稷亂經之罪大矣日棄黎民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棄為稷官也

禹別九州隨山審川任土作貢睿息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

肥磽之所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磽口疏鄭注見正義云

磽之所生者謂土肥則所生豐土磽則所生儉視其所生以定賦準其賦以制貢即鄭注此篇經文所云觀地肥腴定貢賦上下是也又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執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亦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者

通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言任土作貢謂任其土之所出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書篇也下當別有作禹貢之文茲未

有云焉自是闕逸矣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注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疏

注見正義云軍旅曰誓者如此篇及商書湯誓周書太誓坤誓皆誓之屬皆是軍旅之事也云會同曰誥者經中如湯誥

言告諸侯羣后大誥言大誥繇爾多邦皆是會同之事它如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則皆非會同馬云然者據周禮土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

會同遂以說此篇稱誓之誼因聯言會同曰誥云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維汭作五子之歌

昆古魂反今通作昆須心俞反今通

作須注太康啟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

帝事降須維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

命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分五子用失乎家巷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

亂于雒汭更革衡反觀古與反假吉下反疏史記夏本紀云夏

康立故云太康啟之子也云太康仲康更立至是謂五觀王符

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五觀者國語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韋

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引逸周書者嘗麥解文云其在

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今逸周書作殷之五子案言忘伯禹之

命則自是夏之五子殷乃誤字茲以意改正之據云夏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則偽古文言五字述大禹之教以作歌謬矣斯足

以證偽孔書之誣也云遂凶厥國即此敘所云失邦也但經文

亡逸失邦之事無聞諸傳記亦未有見唯偽孔書言后羿距之

于河案左傳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未見其為太康時事偽孔

書不可信姑闕疑焉離騷者楚大夫屈原所作也夏康云云者

王逸注云夏康啟子太康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

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

五人家居間巷失尊位也馬注見釋文釋

詰須止俱訓待故云須止也鄭注見正義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廟諱往征之涵民注戲氏和氏世為日官當

仲康之世沈涵淫佚廢其舊職允于是往討之鄭康成曰允臣

名疏云戲氏和氏世為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麻數者也堯典云乃

命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此敘言戲和廢時亂日是戲和唐虞夏世爲日官者也云當仲康之世者史記夏本紀緣此敘以爲帝仲康時案孔氏古文有此篇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古文則史記所云蓋據經文爲說則以爲仲康時是可信矣鄭注見夏本紀注云允臣名者案周書顧命允之舞衣與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皆以造此器者之人名曰其器故鄭注彼文云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也兌和雖不可攷垂則舜時其工之名則允亦是人名卽此敘所稱是矣故鄭君允爲臣名僞孔氏故與鄭韋異以允爲國名且造僞經允侯又以堯典允子顧命允之舞衣亦皆爲國謬甚矣

作廟

征

自僕至于成湯八栖注鄭康成曰僕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聲

謂自僕至湯凡十四世八栖者僕始居商一栖也昭明居砥石

再栖也相土居商邱三栖也與湯栖毫而四其餘四栖則未聞

焉

華戶評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僕本封商者詩商頌云天命元

相息恙反

疏鳥降而生商毛傳云元鳥鳥也鄭君箋云天使

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姚氏之女簡狄吞而生僕爲堯司徒有功封商詩正義申箋謹引中侯僕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城

簡吞之生僕封商史記殷本紀云帝舜命僕曰女爲司徒敬寡
五教在寬封于商是僕封商也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山南曰陽
謂在華山之南也于九州則在豫州之西盼矣聲謂至僕至湯
凡十四世凡者凡婚僕與湯總十四世也案殷本紀僕子昭
明立僕爲一世昭明二世也昭明子微立三世也微子報丁立
子昌若立四世也昌若子曹圉立五世也曹圉子微立六世
世也冥子振立七世也振子微立八世也微子報丁立
九世也報丁子報乙立十世也報乙子報丙立十一世也
報丙子主壬立十二世也主壬子主癸立十三世也主癸
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也故國語周語曰元王勤商十
有四世而與韋昭注云元王僕也自僕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
也入栖以下云云者據正義云商頌曰帝立子生商是僕居商
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
經傳者有此四栖其餘四栖未詳聞也茲依用其說而潤改之
焉世本者紀古諸侯卿大夫之世系之書也今亡不可攷矣所
稱左傳則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
火紀時王湯如居亳從先王居注鄭康成
因之是其文也
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亳聲謂亳近商地商
故僕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僕也區衣
塞反

近其疏鄭注見正義云毫今河南偃師縣有湯毫者漢書地理

志于河南郡偃師下引皇賢曰有湯毫據此兩書則偃師信是

湯所都之毫矣聲謂毫近商地者鄭以商在太華之陽毫則河

南偃師也案華山在豫州而禹貢云華陽黑水維梁州則華陽

地接梁州實豫州之西垂矣河南亦豫州地鄭注立政三毫云

湯舊都之民分爲三邑蓋東成泉南轅轅西降谷也然則偃師

在成臯之西降谷之東是爲湯所都之毫而降谷卽函谷在離

州之界毫在降谷之東則亦爲豫州西垂常華陽之北矣故自

毫近商地且據湯所居毫之言則湯之先未有居毫者則從先

王居不得謂就先王之故居止是近之而以詳敘文意似謂僕

後子孫數猶皆遠乎僕之故居湯始居毫乃爲近之故云毫近

商地商故僕所封也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僕也僕實未爲王

而云先王謂僕也者長發詩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僕也蓋

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

我先王世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亦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僞

孔傳乃云僕父帝嚳都毫湯自商邱柄焉故曰從先王居案帝

嚳都毫經傳无文其以帝嚳爲僕父蓋據大戴禮帝系篇帝嚳

次妃簡狄產僕之文子則謂簡狄雖爲帝嚳之妃而其生僕實

繇吞鳥卵而孕孕而生也乃天帝所感非繇帝嚳而生詩頌可

證辯詳作帝告釐茨注帝黑帝也僕之所自出也從先王居故

下疏

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故篇名帝告告或爲誥古今字

也釐理也茨肥美也治理毫之土地使之肥美故以釐茨名篇

疏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鄭君箋云天使鳥下而生商

者謂鳥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

商長發詩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然則簡狄

之生契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帝黑帝也契之所自出也黑帝

者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而篇名帝告契則

未有帝稱故以爲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僞孔傳以上

文先王爲帝譽于此雖不解帝字推其意益亦以爲帝譽矣案

簡狄吞鳥卵而生契猶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稷契皆非帝

譽所生也詩生民正義引張融之言曰詩之足頌姜嫄履迹而

生稷爲周始祖有娥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

之說譽爲稷契之父帝譽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

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是生后稷周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子以融之言善矣雖

然猶未盡也若稷契果爲帝譽之子則稷之始生何爲棄之隘

巷棄之平林棄之寒冰乎正以履帝武而孕未有人道而生子

事出非常故也不然周禮大司樂何以有高先妣之樂商頌何

云有娥方將豈商周之子孫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且閟宮

之詩美姜嫄之德直云上帝是依无菑无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櫻明明言上帝依之而懷妊弁人道十月而生稷則依謂依姜
嫫之身不得如毛傳依其子孫之說矣生民閔宮之詩皆子孫
道其先祖之事豈不知之審而言之信乎推之元鳥生商事類
正相同則俛非帝嚳所生明矣故此篇名帝告不得以帝爲帝
嚳也難者曰穆侯既非帝嚳所生曷爲商周皆禘嚳乎應之曰
以姜嫫簡狄皆帝嚳之妃故商周皆推嚳爲遠祖因之以配天
于園丘之禘祭譬猶漢之劉媪感赤龍而生高帝及高帝有天
下尊太公爲太上皇死則立廟而祭之情事適同禘嚳之禮不
足以爲難也云告或爲語古文字也者據史記殷本記云作帝
嚳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爲古字誥乃今字故云
古今字也汨作敍云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理也國語魯語曰
茨土之民不材韋昭注云茨肥美也茲始居亳當有治理田土
之事則篇名釐茨其文蓋言治理亳土之事
故訓釐爲理茨爲肥美也史記无釐茨篇目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注孟子曰湯居亳與葛

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共義牲湯

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无以共盭盛

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僮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為其殺是僮子而征之是其事也雖然聲竊疑焉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乎且越竟而耕朝往暮反餉者日再執有不能毋乃不察之

說乎孟子質言無疑姑存其說云爾

共居容反遺唯季反盪子夷反盛氏征反為之為其

並干睡反饋食酒食

疏引孟子者滕文公下篇文也晉時有皇並夕吏反餉式尚反

甫謚者據此文以駁鄭君毫即國師之說以地理志梁國寧陵之葛鄉為葛伯之國去國師入百里不宜使眾往耕因以梁國之穀孰為湯所都之亳檢漢書地理志梁國無寧陵亦無穀孰謚蓋據晉世之志乎姑不置辯即如其說毫必近葛乃可往耕然終是兩國湯地方七十里葛之爵伯也其國當不亞于湯耕者朝往暮反且又日必再餉唯于兩國接壤之處二三里之閒乃可爾不然孰必發民居于其國毋乃彼此騷擾乎韋平人情遠乎事宜湯豈其然孟子之言未可深信謚安得據之以駁鄭君乎茲猶引其文者以是備說所由伐葛之故姑備錄之而

附志所疑以論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

伊尹惡夏无道復歸于湯

惡鳥疏說文鬼部云醜可惡也故云

賁有徒是醜惡同誼也云湯貢伊尹于桀者孟子告子篇云五就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為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故知伊尹之適夏是湯貢之于桀也案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湯為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入自北門乃

適女鳩女房

房正義本作方茲从史記

注乃衍字也不期而會曰遇女鳩女房湯

二臣名疏

云乃衍字也者史記錄此无乃字據文亦無庸有此乃字且覺無有尤安帖不敢擅刪姑存之而曰為衍字可也云

不期而會曰遇者穀梁隱八年傳文云女鳩女房湯二臣名者伊尹既入亳之北門而遇之則自是湯之臣矣

作女鳩女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遷七然反黎古定本如此

注鄭康成曰義牲既成

齎盛既絜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

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

棄代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

契今臬反暵黑

疏

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畧見正義茲合而緝之義牲既成云云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者呂氏

書經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